

葉伯英自訂年譜二卷

葉伯英自編

來新夏標註



是編體例仿... 來新夏標註... 訂年譜... 時年譜之...

一年譜一書，仿史家編年之例，惟史記國事譜記家事，體例則相同也。

一太史公自叙，班固叙傳，皆敘述家世並其生平事迹，今人自訂年譜實本於此。

一 是編體例仿桐城張文和公自訂年譜，近時年譜之佳者，亦參用其體例，以求允當。

一 前賢年譜所作詩文，僅記其目，蓋其文字多流連風景之詞，已見專集，故不具載。伯英從戎豫省，遊宦燕秦，所作文字，記載政事者居多，故每於譜中斟酌節錄，以記一時之事，非敢誇多鬥靡也。

一 公牘文字，專有體裁，未可以文人之筆墨律之。漢時令長通曉律令者，謂之文吏，掾史之精於公牘者，謂

之文無害，蓋亦專門名家之學矣。以班固之雄才，其漢書列傳中，凡叙刑名、策牘，皆用掾史之詞，遵功令也。是編記載史事、兵事、餉事，悉用公牘，蓋仿班氏之例。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亦是此義。至於敘述古迹，贈答友朋，則悉歸典雅，以免謬陋之譏。

一 明人文字中，地理、官爵，喜用古名，轉致後人靡所攷

證，無徵則不信矣。我

朝顧亭林先生

炎武

錢竹汀先生

大昕

皆云撰述文字，

官名、地名，宜用今稱，俾後人有所徵信。所謂名從主人也。是編於官名、地名，皆用顧、錢二先生之說，即偶用古官名，亦必冠今銜於上，以清眉目。

伯英

自從戎以至服官，皆有記載，或公牘，或古文，歷

葉伯英自訂年譜

葉伯英自編
朱新夏標注

懷寧安徽懷寧縣

道光五年乙酉 一歲

是年六月初七日卯時生於懷甯縣西街老屋

道光六年丙戌 二歲

道光七年丁亥 三歲

道光八年戊子 四歲

道光九年己丑 五歲

道光十年庚寅 六歲

是年始就外傳受業於

六叔父少青先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 七歲

祖父蘭如公授伯英夜讀凡在塾所謂諸書再三溫習必令

純熟漏下二鼓方就寢。

道光十二年壬辰 八歲

道光十三年癸巳 九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 十歲

三月十九日

祖父蘭如公捐館壽六十一歲葬於桐城南鄉小龍灣田莊。

伯英
家自

高曾以來家道頗裕。

蘭如公慈祥好善周濟貧乏孜孜不倦生計漸窘而好行其德始終不易尤喜為人排難解紛里間有難處之事得公一言無不悅服然口不自言受其惠者感恩稱道輒曰某非

公何以有今日！然後家人始知

公所行，皆陰德事也。晚年聚親友，貸券悉焚之，曰：吾雖不能

如孟嘗之市義，不留此以累後人。身受艱苦，處之怡然，

積善餘慶，後嗣蕃昌，實基於此。是年受業於

九叔父斗樞先生。同學者：江西黃琴川涇祥、江甯何耀先

友春，同邑徐文生茂桐。琴川最敏捷，髫齡詩文皆可觀，

伯英

自愧弗如。咸豐辛亥科，琴川舉江南鄉試，後官江

蘇，候補直隸州知州。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一歲

是年習高書及春秋左氏傳，能通大義，尤喜左氏所叙

戰事。趨庭之暇，我

父光祿公為伯英講解，指陳成敗得失，畧能領會焉。

光祿公：極譜主之父葉
坤厚。葉坤厚初名法，
字湘筠。道光十七年以
拔貢，選知州，需次河
南。累官彰德、南陽知
府，署彰德懷道。光
緒十五年卒於家，年八
十八。著有《江上小蓬
萊詩》二十卷，《詩餘》
二卷，《石林詩話》三
十卷等。未見刊本。
曾應承揀担英桂
及團練大臣毛昫熙戎幕，營壘鎮壓檢軍起義之機，多是譜多記其事。《懷寧州志》卷之六《仕業》有傳

道光十六年丙申 十二歲

是年讀五經畢始為帖括之學文至提比詩成四韻。

道光十七年丁酉 十三歲

光祿公中是科選拔貢生。伯英文甫成篇適值縣試始投卷

觀場邑侯為曾公。元炳福建進士已冠題髡髡未冠題

久久詩題本本原原業發取列八百第二十二名吾鄉文

風素優應童子試者每年不下數千人覆試場規極嚴

伯英年尚稚家人恐過於辛苦未令覆試。

道光十八年戊戌 十四歲

是年

光祿公入都朝考。

欽派閱卷大臣取一等第四名以知縣分發河南派委謙局問

案卓卓有聲迎

祖母趙太夫人赴豫就養時已歲暮不獲就道

道光十九年己亥 十五歲

是年二月

祖母趙太夫人赴豫就養吾

母徐太夫人率胞弟

景昌

隨侍同行

光祿公親迓於朱仙鎮扶翊安車觀者榮之是時

光祿公倚重上游趨公解暇

祖母趙太夫人總理家政力崇節儉躬自操作夜則焚香禮

佛數十年勤苦如一日焉

光祿公通籍之先以課徒為業每歲硯田所入不敷鹽米之需

祖母趙太夫人與吾

母徐太夫人終歲茹苦，安之若素，至是一室團聚。

趙太夫人常述昔年操作之苦，以訓子孫。且云：由儉至奢易，

由奢至儉難。境有枯榮，而勤儉家風，則不可易也。

道光二十年庚子 十六歲

是年受業於李存之先生。先生為丁酉科舉人，河

南輝縣人，時年二十有六，才高學贍，循循善誘，嘗以子

曰學三字為題。伯英文成後，大加贊賞，評語云：咄咄怪

事，壓倒淮陰少年。又命作晉文公諱而不正兩句題，文

評云：掃去陳腐，獨標新穎。是年六月，

光祿公奉委署輝縣事，輝邑泉石之勝，甲於河北，城北五里

為蘇門山，百泉出焉。詩：邶風所謂：泌彼泉水，亦流于淇。

即是泉矣。或曰：為子在川上處。其地有晉時孫登嘯臺。

（事見《論語·子罕篇》）

原文為：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譜中謂輝外蘇門山之百泉流出雲或即孔子當年感慨之所

（孫登：字公和，晉汲郡人，隱居郡之北山

有信。土窟中，性無志怒。《晉書·隱逸傳》

有信。

宋邵康節先生安樂窩遺迹，又有明儒孫夏峯先生隱居讀書處。山之下為百泉書院，臺榭陂池，幽勝閒雅，泉涌如珠，游魚荇藻，歷歷可數。清暉閣外，古木參天，夏日避暑，紅塵不到。

光祿公聽政之暇，挈

伯英

往遊，極一時吟眺登臨之樂。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七歲

是年受業於武梅臣先生。

先生為丁酉科選拔，甲

辰科舉人，庚戌科進士，河南武安人。每謂

伯英

文筆開

展，宜成大器。且詩文兼擅其勝，定當青出於藍。

伯英

屢

試秋闈，未能獲雋，弗克副李武兩先生期望，深以為歉。

今雖忝竊高位，稍副梅臣先生獎借之殷，自念材幹任

重，戰戰兢兢，時虞隕越，惟有勤慎自持，勉力從事，以報

國恩，以副師門之期許而已。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十八歲

是年夏，豫省大旱，大僚竭誠祈禱。河南布政使張詩齡
方伯祥河繪墨龍於齋堂，鱗爪飛動，栩栩欲活。六月中
旬，大雨連宵達旦，黃河灘地，即報漫溢，瀕河民居，多被
淹沒。河南巡撫牛鏡堂中丞鑑出城巡視，檄

光祿公帶領夫役，分道拯救災民，施散餅餌，全活甚衆。十六
日，河決祥符二十一堡。是日，尚有親戚王嘉猷在寓便
酌，飲酒間，忽接

光祿公在工次專馬飛函，謂河隄已決，大溜尚未掣動，惟口
門直射省垣，水必大至，家人可避，急避恐已不及，詢之
來使，則云：中途行走間，水已陡至城下，即飭家丁偵探，

地方各官已分途堵塞城門。是日人聲鼎沸，徹夜有聲。十七日清晨，叔父少青公親至城上察看水勢，一片汪洋，茫無津涯。午後據報，河水已灌南門，勢極浩大，不數時，城中窪下民居皆沒於水，難民紛紛各攜葦席，栖止城上。城外白塔寺、吹臺、城內龍亭、鼓樓，地勢較高，難民登高避水，賴以獲免者甚眾。十八日，水勢日增，城不

沒者三版，水由南門入，窪下街衢皆已成河，波濤洶湧，如牛吼雷鳴，聞之惴惴。吾家寓第四巷，三日後，水始至門，趕緊堵禦，而四壁及地中水皆湧出，俄頃深尺餘，無地可避，無力可施，聽之而已。二十一日，

光祿公隨牛鏡堂中丞乘小艇行驚濤駭浪中，冒險回城，百

姓見

光祿公至喜且泣，因求賑撫，隨即發倉賑濟，諭令各商賈照常貿易，不得驚慌。蓋自黃水至城下，市肆已歇業三日矣。當是時，大府檄鄒鍾泉太守鳴鶴署開封府事。

光祿公署祥符縣事，特設宣防總局，辦理河工。大府以首縣專理民事，宣防總局專司治河，闡省生靈安危所係，自以局務為重，因檄

光祿公專司宣防總局，毋庸署理祥符縣事，以專責成。維時城內部署稍定，南門城圍黃水灌入之處，經前祥符縣知縣汪大令根敬督飭堵塞，水勢畧殺，民心稍安，而黃

河口門日漸沖動，至是大溜全行東下，直至省城，圍繞城垣西北隅，日夜沖刷，勢頗岌岌，汴垣向無橋料，河督某公與大府有隙，坐觀成敗，陰飭司事者，凡省城請料，

不得妄給。

光祿公曰：事急矣，不可不從權。因徧諭居民，有拆賣破屋木料者，官給重資。其各廟宇頽廢者，及公廨無人居住者，均將其木石瓦甃，運至城上。遇河流險要之處，拋擲水中，抵禦大溜，而需料甚急，無以為繼。或言銅板街為汴京西華門，其下磚石甚多，明末闖寇用水灌城，皆為淤

沙所壅，命工掘至丈餘，果得白石大橋。宋金時御溝橋也。石埋土中千餘年，光潤可鑑。又於城內掘出花石綱石塊，玲瓏剔透，鬼斧神工，因急於禦水，悉拋入橫流中。自是以後，各城日夜有警，西北隅尤當險要。牛鏡堂中丞親駐險工，督民搶護。司道以下，分駐城樓，遇有要事，均在宣防局會商。時水繞城下已數十日，城內米鹽將

營附省各州縣，雖有貨物，無船運載，不能入城，民生日窘。又恐商賈居奇，因設立官市，凡市中餘賸貨物，為民間日用所需，由官購買，轉售於民，一如平糶之策。復檄各州縣多僱船隻，官為轉運米、鹽各物，以資接濟。每遇各城有警，即派鋪戶居民協同防守，市肆庖人，則令其日製饌糧為防城人口食，其價則仰給於官。城上城下

晝夜行人如織，無敢誼譁者。

光祿公所籌禦水方畧，一如禦寇條理，井井益陰以兵法部勒之也。

光祿公在局兩月，跣步不離，夜則衣不解帶，聞警即起，一夜忽來寸紙密緘，給少青，斗樞兩叔父，謂旦夕城不能守，我家咸寓汴垣，宗嗣恐絕，少青奉

母斗樞尚無後嗣，可將兩房各攜一子，城外有貿易小舟，

給予重價，栖止舟內，以為逃生地步。家人聞信，痛哭牽衣，頓足不忍分離，對泣相守。自是危險疊出，城牆開裂，復行堵塞者數十次。直至霜降後，眾水歸槽，自省至工，捨築土隄一道，為省垣屏蔽，人心始安。先是水勢大至，有議遷省城者。至是

欽差大學士王定九相國鼎戶部侍郎慧裕亭少司農至豫

始定議：省城為東南保障，不可輕議遷徙。因論守城功

光祿公保獎，俟補缺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

光祿公總理宣防，不避艱險，獨為其難，卒保危城，論者謂有

王尊之風云。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十九歲

王尊：字子贛，
涿郡高陽人。忠耿
不畏權貴。漢元
成間有忠臣之名
其任東郡太守時
遇河水盛溢注浸
眾恐水決隄為害
尊乃止宿房居於
隄上，及水盛隄壞
吏民皆奔走，尊獨
不去，而水波稍却迤
邐。事見《漢書》
卷七十六本傳。

是年納粟入監，應江南鄉試，學使者李公涵，雅不喜監生應舉，錄科時每縣僅取二三名。伯英幸得取列秋闈，揭曉名落孫山，取視落卷，係屬堂備。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二十歲

是年五月，由汴赴江甯鄉試。時黃河復決，中牟驛路不通，繞由徐州大河故道，經豐沛舊隄，備極艱苦，抵江甯

時已六月中旬，學使者為李仙九先生芝昌，考錄貢監

一如李公成式，業發截角，懷邑僅取伯英一名，秋闈康

了仍呼落卷，出潁上縣知縣陳琢堂大令鈺房中薦而

未售，琢師工詩，有集行世。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二十一歲

是年四月，註銷監生，回安徽原籍應童子試，入贅舅氏

徐公乃菴家，縣府試皆冠軍。院試入泮，李仙九先生督
學院中場，規極嚴。初場正遇大雪，風檐寸晷，呵凍揮毫，
因念唐人舒元興寒餘飛雪之言，為之三歎。試畢回泮，
道經潁上，琢師留位兩日，頗蒙贊賞時。

光祿公方攝許州直隸州篆，抵署登堂拜慶。
趙太夫人極其歡慰。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二十二歲

是年四月，同朱閔仙茂才赴江甯鄉試，道經滁州。↑九

叔父斗樞公為州司鐸，因留學署讀書兩月。↑斗樞叔

父送州人應考。六月望後，同行至江甯，寓朝天宮道院，

秋闈被擯落卷，出沐湯縣知縣焦大令。兆瀛房中鼎薦

未中，評語甚佳，因道遠未能晉謁，耿耿於懷。九月，回豫

光祿公已補浙川廳同知，因隨侍任所。浙川政務清簡。

光祿公親督訓誨，按課作文，兼習詩賦，期望甚切。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二十三歲

是年

光祿公交卸浙川廳事。伯英隨侍旋汴。維時詠吉為仲弟。景昌

授室，挈同歸里，展拜先塋，遂應敬敷書院月課。同邑文

名藉甚者，彭豫卿、舒莒生、吳仙槎、姻丈雷詠軒諸君。伯英

課試，皆列前茅，蒙諸君推許，遂深相結納，講習討論，極

文字友朋之樂。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二十四歲

是年

光祿公署彰德府知府。抵任後，整飭書院，培植士子，聘

袁素珊先生為院長，教育薰陶，人文蔚起。乙酉選拔，盡

列門牆。

光祿公聽政之暇，表彰古迹，不遺餘力，修韓魏公墓，岳忠武

王祠，郡無廢事。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二十五歲

是年，

光祿公補授南陽府知府。長男 元琦生

趙太夫人喜得曾孫，四世同堂，深為愉悅。南陽府署前太守

岳公新修，極為宏敞，署中隙地甚多。

光祿公就築娛園，製小肩輿，命僕婦舁之，迎請

趙太夫人時至園中遊眺賞玩，每過風日晴和，花香鳥語，孫

曾侍奉，繞膝承歡。

(元琦) 諱主長子，字紹韓，歷任天津海防營參軍，保定營方震兼練餉局，曾輯各國風俗政治，成《英法算要》一書。公懷寧外志，卷六十二，葉三有侍。

趙太夫人顧而樂之，輒進一餐焉。時

趙太夫人春秋已高，體常不適，

光祿公每夜焚香祝天為

母祈壽，並命

伯英

等塾課既畢，以次上堂侍奉，晝夜不離左

右，俟

趙太夫人安寢後，

伯英

等始敢退出。嘗以待奉之暇，清晨偶

至園中，時值春深，海棠牡丹盛放，宿露未乾，尤為豔麗，始悟惜花春起早，乃詩人體物之工也。六月，應江南鄉試，得與雷詠軒文、彭豫卿諸君復集江甯，舊雨重聯，得共晨夕，樽酒論文，樂莫大焉。

道光三十年庚戌 二十六歲

是年，

趙太夫人舊恙時發時愈

光祿公侍奉湯藥晝夜祈禱斗樞叔父由滁州引退回南

陽郡署同侍親疾並剖臂和藥以進

趙太夫人疾稍間

光祿公天性孝友日與斗樞叔父講求承先啟後睦婣任
卹之道並以吾宗遷皖五百年聚族而居未建宗祠公

產田畝僅收租百餘石不能贍族深以為憾思欲擴充

規模建立宗祠義莊苦於力有未逮伯英趙侍庭前時

聞緒論謹誌不敢忘是年夏間廣西髮逆大起巨股

數十六月逆首洪秀全與其黨楊秀清等起於桂平縣

之金田邨賊衆且悍

咸豐元年辛亥二十七歲

五月，喬建德案起。豫省南、汝、光三屬，向多盜。承平時，每遇農隙，即有匪類傳帖，湜酒，聚眾滋事，或百餘人，或數十人，結黨成羣，名曰捻匪。秋成後，邨民報賽，匪眾至各邨，尋釁滋擾。紳士會長各饋以酒食，助以川資，可以安帖無事。不逢神會之期，即沿邨謊詐大戶，凡殷實之家，如能與之款洽，亦可無事。或主人吝嗇，不遂其意，即據

掠人口，勒令來贖。漢書謂之劫質。四川人俗語所謂牽黃牛也。匪黨橫行，肆無忌憚，大為民害。每遇冬臘，正三月，府州縣地方官及武營恭遊都守，月月會哨一次。二月，農事出，匪類則各持鉤鉏，復為良民會哨之役，乃罷。故守南陽者，非恩威並用，智深勇沈，不能勝任愉快。前太守某公，年老多疾，尸位十年，諸事廢弛，深居簡出，從

未巡行屬邑，武營因之效尤，亦不用心緝捕，以致盜風日熾，殺傷竅擄，重案疊出，紳耆因官不理事，其控後恐匪黨報復，為害滋甚，因而隱忍不言。

光祿公蒞任，正值英年，銳於求治，力反前任所為，時時親赴各邑，問民疾苦，示諭鄉民，如有匪類滋事，即來府中控告，務期有案必破。於是一廳二州十縣之民，紛紛具控。

即汝光接壤地方，被害之民亦來南郡控訴，有老吏諫阻，謂一郡而治眾郡之事，招怨於人，匪特無益，且恐獲咎。光祿公毅然不顧，而

欽差大臣某公過豫，不審虛實，汝甯府知府某公兼攝道篆，自愧不能治事。

光祿公振作有為，適形其短，積憾於心，又值星使垂詢，因而

加以媒孽，謂擒匪猖獗，由南陽捕務廢弛之故。星使亦不覆勘，即行奏聞，並函致豫撫，咨明秦楚、江、皖各省，辦理防堵。如粵西軍事，豫撫不敢置辯，率行參奏，勒限嚴緝，一日檄下。

光祿公緝匪赴鄉，伯英啟視大駭，即奔車前往。

光祿公尚責，伯英不當往省，少頃出檄，乃大驚。

光祿公天性高明，勇於任事，所至民情愛戴，卓著政聲，乃蒙不白之冤，怒填胸臆。伯英力勸，惟有重懸賞格，購線緝

緝，或可有濟。因傳諭各州縣，挑選精壯差役，函商南陽鎮，揀擇奮勇將弁，各給川資，分投密捕。賞格云：拏獲擒首喬建德，賞銀五百金。奏案有名擒匪，每獲一名，賞銀二百金。鄉地紳民，能將各匪傳送到官，一體給賞。一

月有餘，營汎州縣獲匪不下百餘名，而奏案著名之喬建德、韓九千、碎、宋紹德、烏木樞、甯心正等十四名，一名未獲，時兩月限期將滿。

光祿公日夜焦灼，兼患溼氣。伯英亦因奔馳道路，染受潮溼。

胸膈氣懣，晝則協同文武員弁，馳赴深山窮谷，掩捕匪黨。日暮歸行館，伺候湯藥，時加勸慰，未幾大府飛檄催

緝要犯，並以獲匪甚多，久羈囹圄，恐有他虞，並宜分別究辦。

光祿公因返郡城。伯英會同員弁嚴拿各犯，極力搜捕。南汝

兩郡擒匪巢穴，如角子山、竹谿、摩天嶺、白貓梁各險要處所，無不親身徧歷，兵役人等賞信罰必，始獲著名擒匪烏木樞，即賞銀二百金，又獲甯心正、韓九千、碎，立照

賞格給予銀兩，羣情歡躍，無不奮勇從事，積年巨慝，咸就弋獲。雖時宋紹德等已經捕得，解送郡城。惟捨首喬

建德遠颺東海，伯英以此賊一日不獲，奏案一日不結。

光祿公日處愁煩之境，為人子者於心何安。昔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束裝攜資，擬親赴山東、江蘇海口交界地方，跟蹤躡緝。有舊僕朱姓者，跪地力阻，謂：「君文弱

書生，主人又遠在郡城，此行未可造次。老僕雖愚人，亦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義，請即君毋往。老僕願盡死力，誓獲此賊，以紓主人之憂。」劉楫卿明府時在座，亦再三勸止，遂飭朱僕攜帶資斧，前往訪緝。嗣聞此賊潛回豫境，乃分兵役為十餘起，協力兜拏，並貫匪黨之罪，令為嚮導。越數十日，其黨喬紅偵得此賊在柘城縣

鄉間貿易，密告兵役，掩其不備，遂擒之。

光祿公聞信，宛如三軍奏凱，遂飛飭伯英旅郡，其時

光祿公所感溼氣，尚未全愈。

趙太夫人病勢日增。伯英瀕行時，次子宛生誕生彌月，歸家

時已殤，伏念外患初平，內憂將至，中心如焚，不暇過問也。未幾，大府以擒首就擒，匪黨甚眾，飛檄調

光祿公赴省會訊。伯英隨侍同行，到省後以案情重大，不能

速結，而郡署家書日至，

趙太夫人病勢日劇，

光祿公力求大府，星馳回郡，中道聞訃，五內摧裂，回郡復為

趙太夫人經營大事。伯英年甫逾冠，隨

光祿公督緝擒匪，凡四閱月之久，精力已疲。

光祿公哀痛之餘，仍料理公私事件，憔悴情形，筆難罄述焉。
是年秋，髮逆陷永安州，僭偽王號。

咸豐二年壬子 二十八歲

夏四月，髮逆陷全州。五月，陷道州。六月，陷桂陽州。七月，
陷郴州，由安仁、醴陵下犯長沙。十月，長沙圍解，賊下竄
湘陰，陷岳州府城。十一月，陷漢陽府城。十二月，陷武昌
省城。是年。

光祿公及斗樞叔扶護

謁舅氏徐公乃菴，小住數日，警報日聞，驅車南行。十月杪，抵家。

光祿公倚閭之望，為之寬慰。甫解裝，即聞武昌告警，皖省大府延請紳士辦理團練。

光祿公應命而往。

伯英

隨侍左右，省城設立紳士局，稽查奸細。

光祿公總司局務，復派委在籍紳士雷彥瓊、潘子真、汪式金

趙太夫人靈櫬由宛南旋，以家中食指浩繁，命伯英攜資入

都報捐知縣，及時自效，藉供事畜之資。抵都後，諸先達

及同學諸友，咸不謂然。伯英亦願切觀光，不欲出仕，乃

為仲弟建侯捐升知縣，分發陝西，自留京閉戶讀書，以

待秋試，榜發仍落孫山。時髮逆甫由廣西竄圍長沙，安

慶一水可通，已有風鶴之警，即由京過行回籍，過武安

即藉以攀援，並由民房之內潛掘地道，城必不保。大府是其言，羽檄飛催，民間怨言鼎沸，官紳皆知城不可守，紳富皆遷居鄉中。伯英擇得桐城羅家嶺姥山，距省城六十里，地甚僻靜，因送家眷前往，仍回省城隨侍。

光祿公辦理團練，部署甫定，髮逆已陷武昌，順流東下矣。

及伯英等十二人，分司其事，並稽查城門出入。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綠營將弁，日久未經戰陣，惟糧餉軍械極多，其後竟以資寇。奏調官兵六千名，僅到浙兵二千名，短小懦弱，殊不足恃。皖省壽春鎮兵，向稱驍勇，復為兩江總督陸公建瀛調赴上游，人心惶恐。中協副將嵩山由廣西大營調回，倡言城外民房若不拆毀，賊

咸豐三年癸丑 二十九歲

是時賊陷武漢後，掠民船萬餘，棄武漢不守，順流東下。

正月十一日，陷九江府城。十七日，陷安慶省城，旋棄之。

二月初十日，攻陷江甯省城，遂踞為巢穴。四月初七

日，賊船數百由金陵上犯，再陷安慶，復棄之。九月，逆首

石達開復陷安慶省城，踞守不去，江淮之間遂無安枕。

之日矣。正月十四、五等日，上游難民船蔽江而下，江

岸已譁言賊船禱入其中。十七日黎明，賊船麇至，皆引

向南岸，官軍見之即開礮轟擊，至日中礮膛已熱，不能

裝藥，賊遂渡江，蟻附城下，城外營兵並未交戰，即棄壘

而逃，堞上守城之兵皆預備繩索，一見賊至，即縋城而

遁。申酉間賊眾吶喊攻城，事機危迫，紳士請中丞巡城。

甫抵城隅，賊已蟻附而登，中丞見事不可為，復行折回，
紳董亦四散歸家。二鼓時，家丁自外至，言北門大開，賊
尚未至，趁此速行，不可延緩。伯英 即隨同。

光祿公及斗樞叔倉皇出走，行二里餘，至親戚黃祥煦家，
稍為憩息，即連夜赴鄉。時大雪甫止，田埂間泥深沒踝，
勉力行走，履鞮皆脫。五鼓始抵姥山，舉室正在驚惶，相

見之際，悲喜交集。十八日黎明，逃兵四散，沿村乞食，鄉
人疑為土匪，鳴鈺齊衆以禦之，而敗兵氣餒，見鄉人勢
衆，無不伏地哀求，鄉人轉生憐憫之心，或酌給錢文，或
給予餅餌，亦即散去。十九日，謠言賊衆赴鄉，男婦逃竄
山谷。伯英 等由城至此，不辨路徑，惟有坐以待之，後竟
無事。二十日，又謠言土匪聚衆，將劫各村，村中董事聯

絡鄉團各理各村各清各甲人心漸定二十一日賊船
開放東行二十二日悉數下竄二十三日遣人赴城偵
探知城內已無賊蹤二十四日隨同斗樞叔入城近
聖街舊宅尚無恙市肆闐闐悉燬於火餘焰未息夜聞
野哭之聲極其哀慘二十五日會集同人收瘞尸骸撲
滅燬火二十六日提督向軍門榮兵船大集幫辦軍務

琦善公所帶兵勇陸續踵至直隸提督陳公全綬帶兵

一萬由北路來會集於安慶城下軍威始振三帥會商
三日旋即分途東下二月初一日新任安徽臬司張公
印塘赴任敦請紳士入城辦理善後事宜復開總局請

光祿公主政適奉

恩旨撥江西漕米十萬石撫卹皖省難民由總局遴選紳董清

查戶口，極貧者按口給糧，次貧者按戶平糶，難民領賑者共十萬人，其逃亡遠徙者，聞賑亦漸歸來，時巡撫李

公嘉端擬

奏遷省城於廬州

光祿公偕諸紳士上書力爭，大畧謂由湖北至江甯，水道近

二千里，安慶道里適中，上可以援應兩楚，下可以屏蔽

三江，固瀕江扼要之區，自三國吳至梁、陳，均設重鎮於

此，以為控禦之計，載在史策，班班可考，若棄之不守，倘賊蹤上駛，毫無防範，其患何可勝言！且安慶不能守，去之廬州何益？

光祿公以事關大局，侃侃而言，毫無畏避。其後胡文忠公、曾

文正公用兵東南，每以規復安慶為先務，以全力爭之。

卒之先克安慶，後克江甯。

光祿公之言驗矣。五月初一日，忽傳髮逆上竄，人心惶惶，而官署文報，未見片紙。初二日，臬司據探卒之言，謂遣散潮勇，沿途不無騷擾，猶出示安定人心。初三日辰刻，遙聞槍礮之聲。時天將雨，陰雲四合，疑為雷鳴，及礮聲愈近，始知賊至。維時四城無兵，本不禁人出走，而四門因辦理城防，均將城門堵塞，僅留一竇以通行人，居民倉

猝逃出，及至門洞，不能魚貫而行，老弱婦女，擁擠傾跌，不計其數，衣服行李，遺棄於道，堆積如山，半里之遙，見人衆高與城齊，不解其故，及行至城根，始見橫尸徧地，皆係踐踏而死者，而江面礮聲愈巨，約計賊蹤離城不過數里，其時進退維谷，祇得隨同衆人貿貿前進時。

光祿公足疾舉發，不良於行。

伯英

背負疾趨，隨衆行走，奇險

萬狀始出城闈至南嶺親戚黃祥煦家休息片時即行
前進未數里風雨大作至十里蘇家岡程國發家暫且
栖止再候消息傍晚大雨如注回望城中火光燭天逃
難婦女號哭之聲徹夜不絕其時正值端午龍舟競渡
之時顛沛流離已忘其為佳節矣初六日即聞賊已上
竈

伯英

復偕

斗樞叔

攜帶健丁赴城中本宅已有上

匪在宅中搜攫什物見主人至始各驚遁自是以後城
內無有官長賊舟往來自如因城中無可擄掠揚帆徑
過亦不上岸

伯英奉

光祿公諭將家中所藏衣服書籍陸續運至鄉間分寄親友
各處維時大雨時行往返城鄉僕僕道途暑溼蒸鬱受
症甚深生平艱難困苦以此為最是時前臬司張公

熙字

奉撫軍李公命，來守集賢關。涼州鎮總兵恒齡帶練勇三百前來助勦。張公邀集紳董，齊圍禦賊，而兵力太單，鄉民多半逃亡，難以齊集。

光祿公聞呂文節公奉

旨回籍辦理團練，命

伯英

約同雷韻軒、丈彭、豫卿、孝廉等，同往

舒城，謁見，請其前來安慶，號召鄉團助勦賊匪。呂公以

北路團務尚未辦就，不能即日赴皖。

伯英

仍回里門，僑

寓鄉間。維時賊船常泊城邊，官軍駐紮之地，距城十七

里。九月，逆酋石達開擁賊萬餘人，竄入安慶省城，踞守

不去，時分股來撲集賢關，官軍見賊即遁，不能抵禦，鄉

間警報日急。髮逆所至，凡遇搢紳之家，及曾辦團練之

處，焚殺尤慘。鄉人因吾家曾辦團練，又係宦族，所至之

地多恐受累。其時姚山已不能安居，覓一僻靜荒村，茅屋數間，聊蔽風雨。未匝月復移居，距姚山四十里之成村，居人嘖有煩言，時時指目，遂移居龍山絕頂之小菴。時值殘臘，鄉間幸無賊蹤，而大道往來如織，滿目荒涼，儼然異域。父子、叔姪、兄弟，惟有同灑新亭之淚而已。是年十二月，賊陷廬州。

咸豐四年甲寅

三十歲

廬州陷後，皖北城邑多殘破。

詔以福濟為安徽巡撫。江南大營遣提督和春援皖。五月，克六

安州，擒匪乘亂起於皖。豫之交，副都御史袁公

甲三

督

師駐臨淮，防勦擒匪。春二月，建侯仲弟由陝專丁間道至里門迎接。

光祿公啟程赴廬，伯英送至利行橋。

光祿公囑令毋庸前往，諄諄諭令小心保護眷屬，並所著詩

文尚未刊刻，一生辛苦盡在於此，毋令遺失。伯英受命，

日夜不敢忘，雖萬分危險之時，未嘗不以詩文橐自隨，

因積受暑溼，業已年餘，至是大為觸發，卧牀數十日，幾

致不起。六七八三月，賊蹤時至鄉中滋擾，每聞賊警，舉

光祿公及

徐太夫人赴陝。維時賊蹤徧野，飄忽靡常，家眷數十口，既不

能離異分居，又未便牽率上道，因留斗樞叔及伯英

保護家眷。

光祿公偕少青叔問道赴廬州撫院行營，請咨起復。此時

眷屬復返姚山。端節後

欽差都御史袁公甲三處乞師袁公奇

光祿公才，奏明與三品卿銜臧公牧菴好青江蘇宿遷縣人知兵能武豪傑士也

督兵收復安慶中丞福濟公又飭徽甯池太道何丹溪

觀察桂珍自英霍進兵，以分賊勢，並給少青叔札諭，

令在皖中齊集團練，以壯聲威，是以先行回皖。家人既

聞吉語，衆心始安。十月間，疊聞官兵在廬州與賊接戰，

家逃難，伯英躬負詩文，稟本扶掖。

徐太夫人聞關避地，瀕於殆者數矣。屢荷天幸，逢危獲濟云。

九月，少青叔忽攜一僕負笈而歸，家人見之，皆失色。

蓋少青叔與

光祿公同行，令一人獨返，不測其故，坐定細詢，始知

光祿公效包胥之義，赴

搜索，在↑少青叔身內，得中丞印札，知係官宦。而賊不識字，不知札中云何，即令羣賊將↑少青叔擁赴城中，其搜獲印札之賊，持札他往，並未入城。↑斗樞叔乘間逃回報信，皆以少青叔萬無生理，復恐賊蹤蹟而至，必致玉石俱焚，因函告各親友，預備繩牀，以便遷徙，鄉中無賴聞↑少青叔被陷，即欲傾陷吾家，以為媚賊之

屢次獲捷，臧京卿與

光祿公已自臨淮拔隊，何丹溪觀察

桂珍

亦由霍山前進，

少青叔急欲覆命，遂同↑斗樞叔親赴各鄉勸諭，齊集團練，並勸捐糧米，接濟官軍，各鄉紳董無不應允。忽一日，由雷詠軒姻丈處出門，行未數里，猝遇大股賊至。賊見↑少青、↑斗樞兩叔，舉止異常，類仕官家子，因徧身

而某亦死不忘德，倘因畏賊而臨我全家，恐大兵壓境，知爾等害人媚賊，比戶可誅，悔之晚矣。且吾

祖父蘭如公，好行善事，親戚鄉黨受惠者甚多，今乃倒戈相向乎？眾是其言，皆各散去。維時

徐太夫人大病稍愈，兩妹稚弱，依依

母側。伯英擇得距姥山二十里外陡塘地方，甚為僻靜，因奉

計，因尼吾行，其意巨測。伯英知事已急，即邀請各鄉紳

董，告以吾叔糾合團練，保護鄉間，機事不密，陷在賊中，因援救衆人而一身先受其禍，汝等當感激者。吾父現奉

諭旨，偕臧京卿統領雄兵數萬來皖，勦賊。伯英父子、叔、姪、義當

效命，現擬將家眷移徙，祇為保存宗祀之計，某身留此間，若賊人追索到此，請獻某以說於賊，汝等可免受累。

一賊酋至，麾之令退，曰：此迂腐書生耳，害之何益？
青叔乃脫於難。嗚呼！豈非天幸歟？是時賊蹤迹官紳，四
出搜索，鄉民無賴，甘心從賊者，為之嚮導。
伯英不敢聚
族而居，免致全家陷賊，以保宗祀。時
伯英寓姚山。

徐太夫人寓陡塘。

伯英

見耳目甚眾，白晝閉戶獨居。夜間始

至陡塘，稍申定省。天日清明，每趁星光月色，行于而行。

徐太夫人前往避地，正值微雨，路滑不及數里，繩牀斷絕，即
步行扶。

母攜妹，艱難跋涉，竟夜方至陡塘。方少青叔之被陷也，擁

至城中，羣賊拔刃環列。少青叔已置生死於度外，厲

聲謂賊曰：我家本係官紳，且屢代書香，頗知忠義。今既
被陷，夫復何言？刀鋸鼎鑊，其甘如薺。一賊擬刃相向，忽

數日一往省視。伯英不敢遽離姚山者，一則曾與各邨紳董有約，如賊果蹤迹而至，伯英挺身而前，斷不遺累鄉人，一則眷屬分寓各處，日用所需，均由伯英處購買。姚山地正適中，易於分投饋運，惟日盼官軍捷報。十一月冬至，次日大雪，時巳亥子之交，忽聞叩門聲，啓視則家丁陳大自

遇雨則手攜一燈，僕人背負米蔬等物，迤邐前進，每聞犬吠聲，則

徐太夫人已倚閭盼望矣。上堂叩拜，

母子絮語，依依不捨，漏下四鼓，始回姚山。每行絕壑叢冢中，有時怪鳥悲啼，飛燐出没，奇形異狀，不可殫述。時方壯年氣盛，不知畏怯也。↑斗樞叔時寓老凹，距姚山數里，

巨約六七十里，在蔣家山一帶接伏，並聞官軍大捷，髮逆輿尸而回者，絡繹不絕，惟逆首石達開糾集九江、蕪湖各賊來援，約數萬人，知不日仍有血戰。又次日黎明，即聞礮聲，伯英披衣出戶，探聽消息，無有知者。已初礮聲忽止，方冀賊已大敗，官軍尾追前來，乃延至申酉間，光祿公營中隨從家丁飛奔而回，咸云：臧京卿中伏陣亡。

光祿公營中齋來手諭得悉

光祿公與臧京卿督兵前來，七戰皆捷，大兵已進紮桐城。

下，令伯英與斗樞叔可著一人來營面商事件。斗

樞叔即攜陳僕前往，三日始回，言及營中兵精餉足，所向克捷，惟勁旅僅止三千，賊眾兵單，孤軍深入，設有蹉跌，無有後援。伯英聞信之餘，深為憂慮，連日聞礮聲甚

光祿公退回舒城，中卒河，收集潰兵，整頓隊伍，連夜專人齎稟前往。越二日，接奉手諭云：各兵已招集大半，即拔隊回至臨淮，添募兵丁，再圖後舉。家中眷屬甚多，汝母在堂，妥為侍奉，吾盡吾忠，汝行汝孝，著即回家，毋再單身到此，不登高，不臨深。古有明訓，汝其勉之。伯英回家，家中始得。

光祿公正任督戰，伊等行至中途，復聞道路傳言，援賊愈來愈多，眾寡不敵，官兵北走，未知主將下落，因全家散處，不及知會。伯英即攜帶餼糧，星夜赴桐。維時賊蹤徧地，大路不能行走，偏僻小道，時有賊騎來往，遂繞行深山窮谷中，趨至桐邑之前數十里老鴉嶺地方，探聽消息，始知。

咸豐五年乙卯 三十一歲

春正月即謀恭送

徐太夫人並眷屬赴陝，惟前路茫茫，賊蹤出沒無定，道途能否行走，無從探聽，因專丁問道至臨淮，請

光祿公示諭，回信云：祇須前抵六安，取道由汴赴陝，皆無阻礙，惟由桐至六安，必須節節繞道，間關而行，中途無有旅

光祿公確信，咸慶更生焉。

徐太夫人↑九叔母率兩妹前行。斗樞叔暨黃敬亭、趙讓

泉兩姻丈護送前進。連三日。伯英與室人及仲弟婦堂

妹等陸續啟行。行兩日。忽有姥山人來言。六安州城已

閉。伊遂星夜奔回。聞信之下。魂膽飛越。繞屋竟日。徬徨

達旦。此時前行者。既無折回之理。後來者亦萬難中止。

祇得冒險前進。迂遲十日。行抵六安。並無賊警。方寸始

店。應如何部署。爾等自行斟酌。時

徐太夫人方患咯血之證。家人親戚咸謂道途遼遠。難以長行。

徐太夫人自謂所患之證。實由憂患恐懼而起。伯英細心揣

度。非難此虎穴。斷難痊愈。因與↑斗樞叔定議。家中眷

屬分起而行。伯英上年赴桐探信。各山內先行專人前

往安頭尖宿處所。三月望後。

覺潸然淚下。月餘至許州，乃

光祿公舊治權州事者為高琴舫世伯，

聞信遣使招入

署中，在桃花潭設席款待，即

光祿公前此會友賦詩課試書院諸生處，撫今追昔，感慨係

之。越日捨舟登陸，至郟縣，見大尹姜曉山姻丈，卜大

驚，謂伯英何憔悴如此，幾不識面。又西行，度潼關，遇親

定，叩謁

徐太夫人謂自出賊境，如釋千鈞重負，眠食始能如常，病已

見愈，必能安抵陝西，汝毋憂也。斗樞叔赴京闈，

恩科鄉試，由此分道北上。伯英覽小舟二，扶持，

徐太夫人挈帶眷屬登舟，放櫂西行，始履昇平境界，回望南
天，烽烟四起，親戚友朋，陷入賊中者，一時難以自拔，不

北山伯英留住省寓，溫習舊業，兼覽經世有用之書，定省之餘，優遊文藝，始願所不及也。欲赴臨淮省視，陝寓無人照料，不克分身。

光祿公接閱家言，知眷屬安抵秦中，深為喜慰。手諭云：回軍臨淮，即經袁都憲奏統忠壯各營，屢次大捷，已攻克夾山關，進紮香山，規復和合軍事甚利，汝可放心，毋庸

戚英少逸，始知建侯仲弟委署安塞縣事，尚未赴任，即專函告知，暫緩入山。伯英途中眺覽，見關勢雄峻，控扼三輔二華，臨渭土壤膏腴，始知昔人天府之言，良不虛也。仲弟得信，至渭南迎迓安車，亂後闔家團聚，悲喜之情，筆難罄述。又二日至西安，詳述逃難情事，夜以繼日，每至雞鳴時，大府檄催仲弟赴任，在寓盤桓廿日，即赴

咸豐六年丙辰 三十二歲

是年

光祿公在河南歸德大營，因上年廬州克復，和合防務稍鬆，
光祿公請咨入都，路經河南，河南巡撫香岩中丞英桂公知

光祿公曉暢軍事，前在和合勦賊，屢次獲勝，豫省辦理防勦
正在需才之際，因奏請留營，偕都統西楞額勦辦捻

前來探視也。是年十月，安徽官軍克廬州府城。

光祿公遂請咨引

見仍飭伯英先行入都。六月抵京。越兩月

光祿公偕少青叔至都。

光祿公

召見兩次仍發往河南以知府候補。少青叔坐選鄒平原缺。

伯英

由附貢生遵例報捐主司簽分戶部廣東司行走。

匪暫緩引

見維時仲弟建侯由安塞交卸回省待奉

徐太夫人。三月望後伯英即由陝啓程親赴歸德省視。

光祿公是時亳州大股擒匪張落刑等業已起事豫中戒嚴。

英中丞奉

旨出省防勦。

咸豐七年丁巳 三十三歲

是年，在戶部廣東司當差。上年留京本為專習舉業，故

不常至司中，廣東司正主檠吳燮堂，熊秋白。

皆丁酉年丈，謂既已分部行走，即宜學習公事，以符仕

學兼優之義。因時至司中觀閱案牘，畧知津逮。越六月，

堂派幫主檠上行走。十月，派幫辦正主檠，分股辦事，亦

十二月到部。是年，金陵城賊內亂，賊酋楊秀清、韋昌

輝皆斃，石達開竄回安慶。三子秦生、仲弟建侯尚

未得子，俗有壓子之說，本擬將此子繼與仲弟，以壓子

息，未數月殤。

咸豐八年戊午 三十四歲

是年將應順天鄉試，在部請假三月，閉戶讀書。少青叔已選補山東鄒平縣知縣，雷詠軒姻丈來京鄉試，下榻宅中，朝夕講論舉業，作詩文會，以勤私課，榜發仍落孫山，銷假後，吳兩年大囑，伯英常到司中，暇時赴

毛旭初世丈，段春湖年丈處，得聞緒論，二公皆留心經

異數焉。是年竄皖，髮逆與河南捻匪相結，黨眾熾盛。安徽巡撫福濟公罷職，以李公益羣署安徽巡撫。

欽差大臣都統勝保公與副都御史袁公甲三均駐皖，豫之交，督辦軍務，又以翁公同書為安徽巡撫。

咸豐九年己未 三十五歲

是年堂派正主彙上行走，派管捐銅局。五月，派管五字官號，即官銀錢鋪也。鋪內司事者皆賈人，工心計，惟司官由戶部派來，為之督率，出納之間，偶失檢校，賈人獲利，官為受累，非桑孔之儔，不能與共事也。適秋間又派清查核對處，因辭卸官號差使，如釋重負焉。清查核對

濟風抱匡時之志。伯英晉謁之餘，獲蒙許可，亦時赴軍

機章京曹琢如先生處，每遇先生休沐之期，得接風來，

備悉南中糜爛情形，令人扼腕，徒抱杞憂。九月，楚軍

援皖，失利於三河，李忠武公續賓曾烈愍公國華死之，

員弁兵勇從殉難者六千人，楚皖之間大震。

詔起復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督辦軍務，以援皖北。

方圓之別，頭緒紛繁，名目瑣屑，書吏舞弊之端，皆由於此，非專心致志，逐件稽核，萬難得其條理。維時顏公、彭公均兼別項差使，不能時至，貴介少年則應酬徵逐，不克常來，獨同司劉善初主政，餘慶辦事勤奮，不憚勞苦，伯英遂與相商，銀錢重事，非一人所能獨辦，且我等稽查書吏，我等亦宜互相稽查，方可無弊。徧閱同官中，惟

處者，因核對處書吏，藉端舞弊，各堂官奏派司官十六員徹底清理，限兩月告竣。其時同派者有今

大學士筱山中堂

額勒和布公

前湖北巡撫彭芎亭中

丞祖賢

所存公牘計數百箱，皆歷年各官號繳回銀錢

鈔票，其中細數銀鈔自一兩至百兩，錢票一千至數百千，參差不齊，又分已掣字未掣字，鈔票圖記又有長短

地步蓋此事伯英與劉君頗費苦心始有頭緒數節之後皆可迎刃而解若他人廁入其中或各出意見妄事更張必致治絲而棼則前功盡棄矣堂官聞之皆勉伯英等以溫言蓋兩人所辦之事較衆人幾致數倍時經半載歲暮猶未竣事焉

君能了此事周議定一日辦理本司公事一日天黎明時即同往核對處各帶本司書吏二人自行捐給飯食取長几二令書吏對坐並伯英與劉君共官吏六人儘日查對日補出城每日可清案牘兩箱半月可清三十箱前此所派貴介少年者見事有眉目將來可得獎勵紛紛皆請彙歸一起伯英等未允非謂其占某等勞績

咸豐十年庚申 三十六歲

三月，清查核對處事竣，各堂官面加獎勵，並許保薦。時

予告大學士佩蘅中堂寶鑒公方為戶部堂官，以伯英奉差

勤慎，實心任事，每稱賞之。且曰：以君之才，含而不露，所

謂寓精明於篤實者，不患不遠到也。四月，因在部學

習期滿，本衙門奏留引

見奉

旨作為候補主事，換次叙補。未匝月，復奏派清查工部練綱

庫。是時，原任吏部尚書毛旭初大家宰，昶熙方為順

天府府丞

欽差為河南團練大臣，奏調伯英為隨帶司員，因先行請假

出京，赴豫省視

光祿公旬日赴陝西省視

徐太夫人時仲弟建侯已補華陰令伯英至署謁見

慈親知長妹已于歸俞宅仲妹侍

母在署伯英定省之暇因作華山之游凡三峯仙人掌青柯

坪陳希夷先生栖隱處靡不遊覽華嶽廟五鳳樓瑰偉
奇麗登樓遠眺雨後觀華山瀑布懸崖倒落尤屬天下

奇觀嶽有五伯英見其三直隸則恒山也河南則嵩山

也陝西則華山也恒山嵩山未及登覽華山則徧探其

勝殆與茲山有緣耶六月毛大冢宰出都已至汴垣

寓書催促即日上海抵豫後委司幕府文案復調赴歸

陳一帶齊團勦賊十一月因疊獲勝仗最為出力奏

保以主事仍留本部遇缺即補並

賞戴花翎。代擬河北彰衛懷三府團練諭。代擬河南通省

團練諭並規條十二則。一添築堡寨以扼要隘。一講求險要以備堵禦。一慎擇首事以資統率。一分選團丁。練丁以備訓練。一攤捐經費以備公用。一互為救援以資聯絡。一申明號令以一衆志。一嚴定章程約束以禁頑暴。一公賞罰以示勸懲。一嚴查奸宄以防內應。一旌忠

義以作正氣。一事貴實力奉行。於是年六月奉

上諭兩江總督着曾國藩補授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欽此 代河南撫院撰勸諭守城告示並規條三十則 撰

鄧州守城規條七則 又河內縣守城規條八則

咸豐十一年辛酉 三十八歲

是年由團練文案復調歸德大營幕府。先是伯英於上

年七月到營。毛大冢宰即飭伯英總辦團練事宜。勅

河南通省團練諭並規條十二則。代河南撫院撰勸諭

守城告示並規條三十則。仍飭府廳州縣各就地方情

形相度山川險要修築堡寨。整飭城防。凡旗幟鎗礮滾

木播石守禦之具。皆令先期預備。以免臨事倉皇。有不

妥洽者飭令隨時更正。數月以來規模大備。十一年

毛大冢宰奉

命督辦河南軍務。遂檄伯英赴歸德大營幕府。仍兼辦團練事

宜。是時亳州擒匪張落刑等與髮逆鈞連。肆擾皖豫之

交。每股動稱數萬人。其糾眾也謂之裝旗。其出掠也謂

之下鄉經城不攻專於鄉鎮關津人烟繁盛之處大肆
擄掠所過之地雞犬一空焚殺之慘較髮逆尤甚飽掠
之後捆載而返謂之歸巢尤可異者此賊多係土著皆
有田產農事作皆在南畝收穫既畢即行出掠故名曰
搶匪譬如繩索分之為數股聚之則為一股矣是時豫
省之歸德陳州汝甯光州南陽皖省之潁州鳳陽被害

尤劇兵至則散兵去仍來制賊死命惟有堅壁清野之

一策閩縣龔海峯先生

景漸

所議云云實為制搶匪對

症之藥

伯英

惟愷參謀之暇嘗以此策質之毛大冢宰

頗以為然惟小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且團練一事辨
理不善必致聚眾抗糧於地方有損無益非官為經理
將有尾大不掉之勢

伯英

旋奉毛大冢宰諭赴各

屬先行試辦，中州人性情質實，動之以誠，頗有應者。其
初初修數十寨，賊至果能防禦，民知堡寨可恃，紛紛修
築，星羅棋布，儼若堅城。距捨巢較近之商邱、鹿邑、柘城、
夏邑等處，復開鑿長濠，以禦賊騎衝突。蓋捨匪之馬賊
尤為剽悍也。堡寨章程：平時各安耕作，收穫米糧，芻藁
及所飼牲畜，皆聚於寨中，俾賊野無所掠，所謂清野是

也。有警以礮聲為號，一礮即罷耕作，二礮急入寨收保，

三礮閉寨門，登陴守禦。人心堅定，糧草充足，較守城尤

易為力。八月初一日，曾公國荃克復安慶省城，賊黨

殲焉。是年在豫省捐輸經費，以知府分發甘肅補用。

代擬祭戰士文。撰河南團練告成奏藁。軍興以來，各

省皆辦團練，大都有名無實，甚至拒捕抗糧，轉為地方

之害無益於事。毛旭初大冢宰奉

命之後認真辦理諄諄勸諭出於至誠鄉人信嚮無不踴躍從
事故能著有成效直隸竄豫之賊為武安縣團練擊滅
湖北竄豫之賊為光州團練堵回山東竄豫之賊為歸
德開封考城等縣團練所破其陳汝各屬賊匪如秦宣
黃梅寒余小柏史娃子等亦經團練攻擊悉就殄滅故

各省團練著有實效者以豫中為最云。

葉伯英年譜跋

朱新及

是譜得於沽上舊書肆中，僅題年譜，不著撰人。讀其所記，系自訂之體，前有序例，明訂譜之條例。始於道光五年譜主之生，終於光緒五年譜主五十五歲。文字書寫工整，似為傳鈔，內容多與檢軍及清河道有涉。

是譜道光五年年記稱：生於懷寧縣西街老屋。則譜主籍貫當為安徽懷寧縣。

是譜同治十年年記稱：爵相檄李署理清河道。十二年，李又稱：正月初八日補授清河道。則知譜主仕歷中曾官清河道。

是譜光緒元年年附錄李鴻章撰趙北口十方院河工碑記中有云：壬申冬以皖江葉冠卿觀察分巡清道。又譜主行文自稱伯英。則知譜主為安徽懷寧人名葉伯英而字冠卿者。其人著於方志，當無疑義。

葉譜道光二十六年記譜主父任彰德府知府。二十九年任南陽府知府。同治五年任彰德懷道。以此官階，亦高於方志。

逆檢安徽懷寧縣同治志，終獲知是譜之譜主為誰。氏並鈔入如志中有其傳記以昭其生平也。

首檢懷寧縣志卷十藝選舉表，拔貢。道光十七年下。有葉法，其人下注稱：後更名坤厚，嘗戴花翎布政司。

銜河南候補道署彰懷衛兵備道

次檢閱志卷十六《仕稿》：光宣時下有葉伯英其人，下注
附黃生，戶部廣東司主事，保知府，留甘肅，升道員，補直
隸甘肅道，陝西撫察使，布政使，巡撫，有傳。
乃世而檢閱志卷十八《仕業》：得譚主父子傳各一，爰記於
后以補年譜之不足。

《葉坤厚傳》

葉坤厚字湘筠，六安縣人，應舉不試，必冠其曹。道光丁
酉以拔貢選知縣，需次河南。會河決祥符，水及省垣，居
民倉猝登陴，危甚。坤厚總司宣防局，督夫役書夜搶
護，設法鎮撫，危城獲安。補修款，未赴官，移許州及彰

信府。南陽為接應處宅，喬建德以首縉在逃，坤厚魁重
黃中獲於山東，郡內大治。丁憂去職。服闋赴補，添撥道
員，矧孔存銅加布政使銜，總軍需善防，捐輸等局，綜
核鉅細，躬任勞怨。帝敕彰衛懷慶兩世光道。在彰衛
懷時與後河朔書院，倡捐，千餘金，巨名師課諸生，所
造就多知名士。在南世光時，學大授，角子山事多伏莽，
將煽惑為害，坤厚急捐賑，為弭其患。方其以憂歸
也，值粵寇陷皖，坤厚走修淮，乞援於督師袁瑞愷。瑞
愷遣戚紆青統師援桐，功不就，復命赴滁，和剿賊，
既克，勸紳輸餉十餘萬贍軍。服闋，入都，豫將英
材昂襄戎事，剿捻逆於河淮，疊以捷聞於朝。入覲，

垂詢用玉。旋豫定南陽王党之亂，搜獲夥匪數百人。昔所
毛祖廵駐歸德，尤倚重之。机务多所鑒函。坤厚濬於榮
利，祀典供于祔，皆道也。或或不屑，故終其身未補官。
惟時遊恬文藝，作詩古文詞，發摠己意。卒年八十有八。
著有《江上小菴集詩》二十卷，《詩餘》二卷，《石林詩話》
二十卷，《守城日記》二卷，《古文雜著》數十卷。子伯英，并著
《中函素不赴》，乃於岁时改修體。汎晨昏，性女終信於
道。嘗構園亭於邑郭，以暇日杖杖遊玩，兒女目為神仙
中人云。

《葉伯英詩》

葉伯英字應侯，緜冠卿，以附貢官戶部廣東司主事，從

欽使毛祖廵平豫，為憲堅壁待野策，由克向保免殲破。
會祖廵征世南，遣攻張圖老巢，匝月陣遁大濬成橋，
張圖亦平，妻以知府留甘肅。時部道雲徒為謁高卯，
捷首張修行等徒之抗拒，官軍不召車下，昨夕之功。僧
即回方在山東，伯英許日齋書幣苦軍，因召馬隊獲截
剽掠賊，躬率步隊乘之，百餘日拔其巢。祖廵凱旋，
飭民團繳軍械毀寨堡，伯英以時未請，持不可，卒為
謫與他患。戊辰引見，以道員待次直肅，旋賞表劄，尋
梅案使衛，任練餉局營務處，條陳新章及餉運宿

弊。直督曾文正皆以嘉納。明年，文正調任兩江，遂稱其
賢於新督李陽章，尤倚任之。壬申，署陸河區，往營
河考道凡十年。先用厯東西兩流，後由兩流溯流而上，
得陸河全局，因直諫諸堵築雄鎮趙村決口，以障橫流
闌入西旋，開荊備河減河以分陸河水勢。濬趙之河以通
西旋而去淤。濬潯就河下口以暢河流入陸之勢。築潯河
南堤。潯就河南北兩堤禦濬。潯注橫水，不使闌入潯就。
陽章嘉其議，為籌帑金十萬付之。癸丑五月，親駐
工。先革梅土丁計丁市之改，屬吏弁役所需一取給於伯
英，必兩券並信始，於是大陸河堤三百餘里，次第
後故觀。凡附近廢堤淤月，無不修濬，河區底定。

臺閣，加布政使銜。民為遭生初，立石碑三，以銘嘉績。
每也。自春徂冬，凡兩寒暑者，閭閻，後遂著為令，
於趙北口建臥廐焉。辛巳，飲役左之襄劫歲輔水利
免之堅完。大歎服，以才長心細入告。後凡四署直
隸臬篆，業年昂煥，旋授西樞察因使。吾布政使
尋晉西樞，蒞任心州邑鎮，仍借張。簡用軍政鉅典也
於陝久，不引為注於朝。聲名外之。又上興利除弊八事，曰：
育才墾荒，興水利，廣籌粟，編保甲，禁嚴粟，載
倉宜慎出入，禁局宜去書成，皆曰：優詔俞允。生平
於人才，尤揚意。甫下車，即蒞英中書院，起廢書，置
書千數百種。又於宏道、味徑兩書院，各購若干冊。

代子科監臨陝關，体恤士卒尤至，以在日二患淫疾，觚
若後發，出關遂不起，年六十有九。遺疏入，上軫悼，
饒饒為典祀。著有歲時治河記、畿輔陳臬記、甘肅旬
宣公牒、甘中奏稿及耕種畫文詩集，計十餘卷。

《葉元琦傳》

葉元琦字紹輔，幼穎異，狀貌偉壯。讀史漢，過目成誦。
八試北闈，屢荐屢黜，屢出也。父伯英梅陝時，視地厚
年益高，元琦尚汴侍養，終得其歡，又時之者父，往
區數千里。戊子，己丑間，父視相繼死，元琦扶柩回皖，
躬自跋涉，尋兆域，志思蹊蹙，終其身。初入刑部為郎，
以道員平新疆功，保候補班前，先加之品級，尋賞花翎。

湖北

改官直隸，歷任天津海防營管帶，保定營參將，兼領
餉局，一遵父伯英在局時架設鈎稽，務為公正，無絲
毫奸。丁母憂，服闋，復司餉局。庚子，李匪起，為陳州
兵軍於護督，袖言也，蚌不可開，邪說不可信，亂民不
可恃，不報。時名聞藉口，謹唯，合兵犯天津。元琦知
事急，欲移庫餉內地，未果。而天津京師連陷，義勇
西將，多回，糧糧兵保定，為軸倉皇失措，遂迎往
於護督，請畫策力運出，歸金四十萬，而敵兵已入城
矣。方大難初起，盜賊充斥，元琦挾輜重，涉長途，
人心及之，俸俸每散，被女，會計文牘，棄於一身，備三
四下，腰不竊，而胸日收，振大名，朝昔命遣散，振遠

軍元璋較量遠近，遂給以糧，士卒之厭其苦以去，
護的振遠見韓某，駱塞，碧餐，許制留五著全
以饗士，元璋燭其奸，峻拒之，盧緬以兵要，元璋不
為動，某計沮而其軍無事不亂。既制振遠軍，久
軍之就食日苦，搆柱十閱月，饑盡而故軍無辭
保完，易危為安，時諒以此多之。言和議已就，才其
多^志，而元璋獨擢是位，保與所合，竟^患疾以卒。
年五十九。大府追念其功，闕於朝，贈太常寺卿，蔭
一子，入監讀書。生平喜研究時務，著清學文忠閣
東文學堂，詳訂西書，嘉惠士林，又於公館自輯^自國
凡佐政論，成書，名曰^二共球華要^一。

又偶讀葉叔亮《退齋請稿》，卷首有《楸書自叙》
民國戊午年以前年譜^二戊子^一（志傳十四年）筆記云：八月二十
六日堂兄冠卿在陝西巡按任內因病去矣。

